

种要把东西做好的质量意识。原本自下而上的技艺累积已经失去了基础，而在城里建筑业打工的农民，做的也多是杂活，带回来的也是新时代的坏习惯。“他们常会出错，但不会就是不会嘛，你就是把人打死也没办法，扣工钱也只是说说罢了。”这是当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。

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是刘家琨的诗人朋友钟鸣。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距离成都市区40公里，与巴蜀祖先望帝和丛帝的陵庙相邻。2000年初，这是西

南地区第一家私立博物馆。钟鸣以中国“南丝绸之路”为依托，收集汉代到唐宋的佛像雕刻。而博物馆是他写作时间最长的诗，耗费5年时间。这里的收藏是他的全部心血。他想为这些收藏找一个舒适的家，为此，他找来了刘家琨。钟鸣对刘家琨非常信任，完全放手，而刘家琨也不负众望，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。

2000年，博物馆落户新民场镇徐堰河畔的云桥村和净菊村，占地面积100余亩，博物馆主体设置于基地中最大的一块林间平地上。竹林成为其间的自然分隔。路径串连起各区域，沿途逐渐架起，临空穿越慈竹林并引向莲池上的入口。博物馆采用展厅环绕中庭的布局，使参观者在迂回的行进路线中仍然保持中心性的定位。中庭二层高，采光利用各个建筑独立个体之间的间隙，而且朝向中庭的墙面都是按外墙处理的。利用建筑体块之间的间隙可以间断地看见河流，与风景之间是一种经过限制和组织的关系。每个展区都有不同的采光方式，如缝隙光、天光或壁面反射光，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非日常化。

在2002年建成的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中要做建筑周边景观时，刘家琨认为：“本来那儿就有树，不要砍它，绕一绕、躲一躲那些已经有的树。那些竹林本来就有，所以没砍，在现场躲

开这个躲开那个，躲一躲自然就会偏一偏。鹿野苑景观设计的思想就是不砍树，挺好的地方，就不砍树。”

刘家琨在现有的文化和社会资源基础上，加入了自然因素，在既有景观中创造了新的景观。从西村大院到泸州二郎镇天宝洞区域改造，再到成都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，建筑环境和自然环境相互依存，遵循了中国最古老的哲学和传统。这一时期的作品体现了他个人作为建筑师野心上的退让，真实地尊重建筑所处环境和使用者本身的需求。

刘家琨说：“我一直渴望能像水一样，不拘泥于任何固定的形式，渗透到当地的环境和场地之中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水会逐渐凝固，化为建筑——甚至有可能演化为人类精神创造的最高形式。然而，它仍然保留了那个地方的所有特性——无论是好是坏。”

普利兹克奖2025年度评委会在评审辞中这样评价他：“他创造的这些全新建筑既是历史记录，也是基础设施；既是景观，也是非凡的公共空间。”

## 一个“女孩的闺房”

刘家琨的建筑事务所开在成都一个老社区里，他说：“我是成都人，我生在成都，在这里成长，

